

# 交融与共生：新加坡土生华人住宅的装饰特征研究——以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排屋为例

李凤华，黄运南

**摘要：**【目的】土生华人是15-17世纪南洋移民与本地马来妇女通婚的后代，新加坡布莱尔平原（Blair Plain）建筑区的排屋建筑，是典型的土生华人住宅代表，已列入住宅历史区受到保护。考察该地区建筑装饰的特征，研究土生华人群体的装饰美学特点。【方法】通过考察该地区排屋建筑上的装饰符号并进行分析，提炼其装饰美学的核心理念。【结果】土生华人住宅的装饰具有四个特点：移民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绽放、母国情怀与对当地文化的接受、全球化背景下对多种风格的吸收和多元文化中的协调与平衡。【结论】该地区排屋的装饰风格繁复，呈现出中国文化、欧洲文化与马来文化等多种元素的交融并置。这种独特的文化杂糅现象，为研究土生华人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样本与参考依据。

**关键词：**新加坡；排屋；装饰美学；土生华人

**引用本文格式** 李凤华，黄运南. 交融与共生：新加坡土生华人住宅的装饰特征研究——以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排屋为例 [J]. 创意设计源, 2025(4):69-73.

##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A Study on the Decorative Features of Singaporean Peranakan Chinese Houses

### —With a Focus on the Terraced Houses in the Blair Plain District

LI Fenghua, HUANG Yunnan

**Abstract:** [Purpose] Peranakans are the descendants of intermarriage between Nanyang immigrants and local Malay women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The terraced houses in the Blair Plain construction area in Singapore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Peranakan residences and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residential historical area and are protected. By analyzing the decorative symbols on the terrace house buildings in the area, to study the decorativ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anakan group. [Metho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decorative symbols on the terraced houses in this area are analyzed to extract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ir decorative aesthetics. [Resul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corative aesthetics of the Peranakan group reflects four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bloom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immigration, motherland feelings and surrender to local culture, the absorption of various styl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in multiculturalism. [Conclusion] The decorative style of the terraced houses in this region is highly ornate, presenting an amalgamation of Chinese, European, and Malay cultural elements. This distinctive hybrid cultural phenomenon serves as a valuable tangible exemplar and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Peranakan culture.

**Key words:** Singapore; terraced houses; decorative aesthetics; Peranakan

[基金项目] 本文由2022年度山东省教育系统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资助。

## 引言

“土生华人”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指的是15-17世纪中国男性移民与本地马来妇女通婚的后代，其中男性被称为“峇峇”，女性被称为“娘惹”<sup>[1]</sup>。他们自称“peranakan”(马来语)，即“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承认自己的

华人身份，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习俗<sup>[2]</sup>，这也是这一族群区别于他们所生活的区域内其他族群的主要标识。峇峇娘惹族群在海外生存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族群文化，体现在风俗、住宅、家居、服饰等多个方面。其中，土生华人的住宅及其装饰堪称这一族群文化中的耀眼

明珠。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且深入，对这一地区独有的、与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建筑装饰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布莱尔平原地区的排屋是由当时的土生华人所建，他们聘请了中国工人和

一些印度工人进行施工，这些排屋是典型的土生华人住宅代表<sup>[3]</sup>。笔者在实地考察时，被该地区成片且颇具规模的独特建筑所震撼。建筑上的装饰元素体现着多种文化的交融，其中中华文化的特征尤为突出。本文以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的住宅为例，探讨新加坡土生华人的建筑装饰特征及其美学含义。

## 一、布莱尔平原地区的排屋概况

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隶属甘榜巴鲁（Kampong Bahru）地区，地处新加坡布莱尔路，与新加坡中央医院隔街相望，毗邻牛车水，不过位于中央商业区之外<sup>①</sup>。整条街长100米左右，地面分布着房屋百余间。该地区的地面建筑于1991年10月25日被列为有形历史建筑遗产而受到保护，属于受保护的住宅历史区<sup>[4]②</sup>。新加坡文物建筑保护政策明确规定，房屋的拥有者、实践者和使用者不得拆除建筑遗产，且在进行修复时有着严格要求，必须遵循政府重建局规定的“3Rs”原则，即“最大保留、谨慎修复、仔细修补”，尽可能保留和修复历史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建筑元素，以确保历史精确性与整体性<sup>[5]</sup>。布莱尔平原保护区见证了新加坡国家的发展历程，经受了贸易和全球化的影响，是新加坡重要且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其年代久远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房屋的建筑装饰融合了多种艺术风格，兼具中国、马来和欧洲的装饰特色，例如屋顶屋檐的木镂空、法式窗户以及蝙蝠翼形通风口等。它是新加坡早期排屋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也是土生华人群体的生活体现与文化见证。

布莱尔路始建于20世纪初，以丹戎巴葛码头公司的高级军官约翰·布莱尔的名字命名，随着新加坡城市化的进程而修筑。20世纪30年代，临近的“丹戎巴葛”火车站建成，极大促进了该地

区货物和人员的流动。此后，当时的土生华人家庭和富商开始在布莱尔路两侧建造成排的建筑，这些建筑主要用作私人住宅。这种房屋共用墙壁，房屋之间不留空隙且外观一致，一排排的整齐排列，被称为“排屋”。排屋之所以采用相连成排的建造方式，主要是由于当地土地资源稀缺，共用墙壁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相对狭长的土地上建设更多房屋。排屋通常是两层或三层建筑，功能以居住为主，其会客厅一般位于底层最前端，用来接待宾客和来访者，其后依次是天井和祠堂。天井设置在祠堂前方，便于祈祷者召唤祖先的魂灵。底层后半部分是餐厅、厨房和卫生间。二层和三层均为卧室，少数建筑前面带有可围合的院子。此外，还有一些建筑的首层用作店铺，这类房屋被称为“店屋”。

一般来说，排屋的第一层比上面的两层向内缩进约一米的距离，留出连廊以形成公共相连的步道。这条连廊用以遮蔽阳光和风雨，人们行走在连廊上可以轻松贯通整个街区，这也是新加坡建筑的特点之一。排屋的外立面风格相似且统一，通常由墙壁、柱子、窗户和屋檐构成，外加一些装饰元素和构件。墙壁上铺贴了不同风格的瓷砖，柱子大多采用欧洲希腊风格的立柱，窗户则是中式木制雕花门窗，窗台呈现出巴洛克风格的波浪曲线造型，屋檐则是马来式的琉璃青瓦，接续相连。这种集合了中式造型的门窗、马来式的屋檐以及欧式梁柱的建筑外立面，便是土生华人居住的住宅——排屋所呈现的独特面貌。

## 二、布莱尔平原地区排屋的装饰符号特征

基于本土文化的建筑装饰融合了多种不同元素，欧式垂饰常常与刻有彩色鸟类和花朵的马来式琉璃瓦，以及鹿、龙和麒麟等具有吉祥象征的中国元素混

搭，形成了一种融合中国传统风格、欧洲古典美学和马来样式的独特混合体，这种土生群体的建筑装饰风格，被称为“中国巴洛克”建筑风格。

### （一）中西混合的建筑外立面装饰

外墙装饰是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保护墙体和美化墙体的双重功能。其目的在于增强墙体抵抗自然侵袭破坏的能力，并与墙体结构共同满足实用和美观等功能需求。排屋的立面既可以被视为独立的，也可以看作是所有排屋连续且有节奏的整体立面的一部分，融合了多种风格<sup>[6]</sup>。排屋外立面的图形装饰主要包括建筑外立面、窗户、窗台、窗楣和墙上贴的瓷砖等。据笔者统计，这些装饰图案主要是花鸟类、动物类和几何纹样，既有具象图形，也有抽象图形。

欧式灰泥制成的垂饰常出现在墙体上，其具有优美的曲线和灵动的外形，为建筑元素赋予了动感的形式。墙壁通常和柱子相连，柱头采用希腊柱式中的科林斯柱式，柱头上有卷草装饰，宛如天真烂漫的少女。科林斯柱式是希腊柱式中最为精致的一种，也被称作少女柱式。在上层建筑的屋檐下，还出现了圆弧造型，卷曲的花纹和卷涡的曲线构图。凸起的窗台上装饰着绶带、卷曲的蔓草和瓜果等，表现出欧洲巴洛克风格的曲线构图。

中国装饰部分，在某一排屋的窗户上，窗楣雕刻着一对狮子，每只狮子各携一个纸卷，那应该是皇帝颁布的诏书，中间为一个石鼓。两个狮子携带诏书簇拥着石鼓，寓意着状元高中或功名成就，举家庆祝之意。整个木制雕刻件采用满铺、透雕手法，狮子的形象灵动、喜庆。另外一间房屋的木门上，刻有两只仙鹤、一头鹿和一颗松柏，采用透雕手法，且主体部分为金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中，仙鹤常与松柏、鹿并置作为装饰纹样，寓意松鹤延年，或是松鹿齐寿，

“鹿”又谐音为“禄”，代表着吉祥如意和长寿，也是高尚品德和尊崇地位的象征。中国明清时期的一品文官朝服上所织造的图案便是仙鹤。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座排屋的门上雕刻着具有中国形象的人物，此人身着清代官服，手持诏书，身后有一人为其撑着芭蕉扇，寓意着在朝中为官或是高中状元。在马来文化里，通常不会使用人物进行装饰，由此可以推测，这座排屋在建造时，其主人怀有相当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仕途”情结。

## （二）富有节奏的墙面瓷砖

在这些排屋建筑的窗户下方或两侧，常常会铺贴瓷砖用作装饰。通过在瓷砖釉面着色或雕刻，形成花朵、叶子或抽象几何图案。当瓷砖成片铺贴时，会形成连续图案，富有节奏和变化。这些瓷砖通常从中国和欧洲进口。其中，牡丹、芍药等花卉图案属于中国传统图案，应当是来自中国；而欧式卷草蔓藤纹样，则源自欧洲国家。此外，还有部分南洋特有的热带花卉和水果图案，如菠萝和芒果等，应是中国专为南洋烧制的瓷砖。事实上，在新加坡土生文化馆中展示的日用餐具、花瓶、唾壶等“娘惹瓷”，都是19-20世纪产于中国景德镇的釉上彩瓷器。有资料明确记载，当时景德镇的瓷器制造商，会专门为南洋用瓷进行设计和烧制。如同娘惹瓷一样，排屋上的瓷砖颜色多为粉红色、土耳其绿、蓝色、黄色、白色等鲜亮的颜色，较少见深色样式，这也与同时期土生华人的服装、家居、织物等用色一致（见图1、图2）。

此外，还有很多几何纹样的瓷砖，常见的是八角星形。这些八角星形通过对称、变形和四方连续的方式，排列成具有整体性的抽象图案（见图3）。这一类图案是喜爱抽象图形的马来人常用的装饰符号，具有浓郁的马来风格和宗教意味。

## （三）丰富多彩的外墙色彩

在布莱尔平原地区的排屋外墙上，每栋房子都采用不同的单色进行粉刷，诸如红色、绿色、蓝色、黄色、白色以及槟榔红色等。排屋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道五彩斑斓的风景线。实际上，在早期的东南亚地区，城市建筑的外部颜色通常是灰色的石灰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石灰泥会变得斑驳陆离或者逐渐变成土黄色。后来，土生华人开始将建筑颜色涂成更有活力的色调，先是赭色、绿色和靛蓝。到了20世纪50年代，柔和色调和鲜艳色彩的全彩色色谱开始流行起来，这些颜色可能与土生华人使用的餐具和纺织品上丰富的颜色有关，体现出一种浪漫的色彩追求。槟榔红与早期东南亚一带人们喜欢嚼食槟榔的习俗有关，食用者边嚼边吐，吐出的汁液就像鲜血一般，这种红色也被称作槟榔红，深受当地人喜爱，常被用于家居等装饰中。

土生华人对这些颜色的喜爱，除了出于装饰方面的原因，还有功能上的考虑。首先，这些房子都是相互紧贴而建，左右皆是墙壁，但从前方到后方的距离却相当长，中间设有开启处，以便引入光线。如果没有人造光源，仅靠自然光，屋内光线不够充足。在这种环境下，人



图1 花朵图案的瓷砖



图2 热带水果图案的瓷砖

们发现，即便物品的造型、表面或图形设计得极为繁复、色彩强烈，在不太充足的光源下，也不会让人感觉突兀，反而给生活带来了便利<sup>[7]</sup>。其次，从视觉角度而言，具有复杂曲线的设计通常与多种色彩相结合，有时甚至需要搭配更多高色度的色调，以使弯曲复杂的图案能够清晰地显现。

## （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汉字元素

排屋的外部仍旧保留着很多汉字元素，这些元素最初不仅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还兼具装饰功能。例如一间排屋的窗户上方，用楷体繁体字写着“鸟语花香”“和为贵”，字体清秀，寓意美好，这些汉字彰显着建筑最初的主人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在这栋房子的门口挂着一块匾匾，上面用繁体字写着“庐宅”（见图4）。匾牌上的金色文字刻于黑色木板之上，木板四周镶嵌着植物纹样，造型别致精美。“庐宅”是中国广东省中部侨乡居民对当地一种造型和建筑用材较好的楼房住宅的雅称。庐，泛指简陋居室，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篇《饮酒》中曾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图3 几何纹样瓷砖



图4 庐宅

### 三、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排屋建筑的装饰根源

中国传统装饰元素、欧式廊柱与垂饰以及马来风格的几何形瓷砖相互融合，通过繁复的装饰、卷曲的植物图案和丰富多彩的颜色，形成了一种新的东方洛可可式风格。这种风格既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等诸多元素，又受到英国新艺术风格的影响，这便是新加坡土生华人排屋建筑的整体装饰特征，一些学者也将其称为海峡折衷主义风格<sup>[6]</sup>。它既有中式的庄重，又有欧式的浪漫，也有马来式的风情，是由那些心怀母国情怀，又以开放包容心态接纳外来文化的移民和土生华人所创造的独特建筑装饰美学。历经近百年的风雨洗礼，这种美学依然散发着热烈、自由、开放、包容的活力，为新加坡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为了新加坡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移民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绽放

15世纪初，东南亚已出现中国移民聚居区<sup>[9]</sup>。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推动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朝贡贸易进一步繁荣，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前往海外谋生。明清两代，华人群体在东南亚一带的发展渐趋稳定，是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大部分移民原籍是中国福建或广东潮汕地区，少部分是广东和客家籍<sup>[10]</sup>。受当时航海条件、劳动力需求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男性占比很高，女性移民极为罕见<sup>[11]</sup>。这种移民性别结构，促使土华通婚现象在南洋一带盛行，男性在当地迎娶土著女性（马来妇女）并生育后代，即“峇峇”（Baba）、“娘惹”（Nonya）。这一群体虽然出生在马来半岛，但传承着母国的诸多文化传统，例如男尊女卑、婚嫁丧葬习俗等。20世纪30年代土生华人所建的排屋，与中国南方地区的侨民建筑极为相似<sup>[12]</sup>。镂花雕刻的木制门窗及其上的吉

祥纹样等众多来自中国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移民和土生华人家庭定居的南洋地区蓬勃发展，直到19世纪末，商业房屋通常由中国工匠在当地承包商的监督下建造，基本复制了传统建筑样式<sup>[6][23]</sup>。甚至有些房屋比中国本土的老房子更易见到传统象征性装饰，这些装饰符号体现了土生华人对华人血统的自豪感，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绽放。

#### （二）母国情怀与当地文化的融合

这些土生华人家庭虽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作为定居于马来半岛的土生华人，在生活中会不自觉地融入许多马来风俗，这种现象在建筑装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采用马来人钟爱的八角星形几何纹样、设计马来式的屋檐、建筑外墙采用槟榔红的颜色等。本土的马来文化在各个方面影响这些移民后代，促使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

#### （三）开放与包容中对多种风格的吸收

1819年，英国人斯坦福·莱佛士率领船队登陆新加坡，开启了对该地区的殖民统治。随后，英国的制度和英式文化迅速在这个岛屿上传播开来。新加坡凭借其独特的港口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新加坡排屋的装饰风格与新加坡作为活跃商港这一背景密不可分。往来于新加坡和全球各地的人们，为这座岛屿带来了不同的潮流和概念。在设计新加坡的排屋与店屋时，建筑师们开始融入以巴洛克风格为主的欧洲装饰元素。这些建筑的外立面上，欧洲的装饰图案与清朝时期流传至马六甲地区的特色元素并存，或独立呈现，或交融共生，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语言。Gretchen将这种现象描述为“自由抄袭西方建筑图案。”<sup>[13]</sup>同时，排屋和店屋还融入了来自中国传统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装饰主题，以及马来风格的屋檐

和花卉装饰。新加坡的排屋和店屋堪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期间新加坡全球化的典范化身，是土生华人秉持开放与包容心态，对多元文化吸收与融合的成果，也是对多种风格折衷的体现。

#### （四）多元文化下的协调与共生

土生华人群体独具特色的混合文化，吸纳了多种装饰元素，却在整体上保持着协调与平衡。在这里，中国传统装饰的古朴庄重、优雅的欧洲艺术风格，以及本土的马来风情，相互碰撞、融合，相得益彰。尽管在某些地方也能看到风格样式的冲突，例如红色的墙体搭配绿色的屋檐，墙面瓷砖与地面瓷砖花纹组合杂乱，但笔者认为，这种装饰的冲突本身也是土生群体混血特色的外在体现。在冲突中不断协调，在冲突中寻求平衡，或许是土生华人群体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 四、布莱尔平原地区排屋建筑装饰的美学内涵

布莱尔平原地区的排屋建筑装饰是土生华人审美意识的表达，具体体现在建筑的木雕、瓷砖、垂饰、窗台、琉璃瓦等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审美题材、审美形式和审美趣味。而排屋的建造工匠（包括远渡重洋来此谋生的中国工人以及部分印度工人）和业主是排屋审美意识的共同塑造者。建筑装饰通过美学符号传达文化观念和情感，不仅体现了建筑的物质功能，也展现了其精神价值，成为建筑精神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4]</sup>。

#### （一）土生华人排屋建筑装饰具有功能性

这些建筑的装饰构件具备实用功能，是排屋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支撑着排屋的整体造型。例如，屋檐能够遮风挡雨，瓷砖可以加固墙面，窗户设计便于开合，廊柱则起到支撑作用等。排屋建筑装饰还具有美学功能，垂直的装饰构件和图案使得整排房屋呈现出强烈的

秩序感,装饰性的线条、雕刻、花纹等元素增添了美感和层次感。此外,排屋建筑装饰具有象征功能,诸如中华文化中象征吉祥的仙鹤、鹿以及穿戴官服的文人等元素,都反映出屋主对母国的归属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与向往。

## (二) 土生华人的独特审美意识

土生华人的审美意识呈现出时代性、国际性和杂糅性三大特点。其审美意识的时代性体现在,它是20世纪初多元种族文化融合的映照,是西方文明与亚洲文明相互碰撞的结晶,透过它能够观察到出海华人后裔的生活状态。土生华人审美意识的国际性表现为,这批排屋建筑无论在整体设计理念、建筑原料的运用还是装饰风格方面,都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和马来建筑的美学局限,建筑装饰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了外来的装饰元素,传递出这一群体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以及对世界审美的开放态度。土生华人审美意识还具有传承性,这种杂糅之美蕴含着浓浓的华人文化情怀以及对马来本土文化的坚守,彰显了文化的赓续。这种融合了中国、马来和欧洲风格的样式,最终形成了土生华人独特的审美样态,成为这一时期排屋建筑装饰的主流<sup>[15]</sup>。

## 五、结语

透过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排屋建筑的外立面装饰,可以看出土生华人在海外生存中即保留了母国传统,又充分接纳和吸收了外来文化。其重组杂糅、亦中亦西的建筑装饰原则,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理念。在以华人居住为主的排屋建筑上,具有传统中国吉祥寓意的建筑外观,清晰地显示出作为华人区别于马来人的身份象征,彰显着他们对母国文化的坚守;而欧式的花纹及廊柱又表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包容,这一切都是新加坡土生华人身份的外在体现。

土生华人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如今,马来西亚的华人男性与马来女性结婚后所生育的孩子,仅仅是两个不同民族结合的结果,他们并不是峇峇娘惹,也不再沿袭峇峇娘惹的文化传统<sup>[16]</sup>。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生华人的建筑开始逐渐“摆脱中国元素和装饰”,并“呈现出更‘西方’的外观。”<sup>[6]25</sup>随着新加坡的独立,一种新的国民身份认同逐步建立,土生华人群体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些排屋建筑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与保护,成为了新加坡移民文化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 注释

① 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位置引自谷歌地图 (<https://www.ura.gov.sg/maps>)

② 新加坡保护区可分为4大类,分别是:历史区(historic districts)、住宅历史区(residential historic districts)、次住宅区(secondary settlements)和别墅区(bungalow areas)。在进行保护规划时,市区重建局将最严格的规定适用于历史区,业主被要求保护整座历史建筑,其他三组保护区则采用不同的保护策略。

### 参考文献

- [1] 陈焕仪.从“娘惹歌峇雅”看跨文化融合与创新[J].闽江学院学报,2021,42(1):113-120.
- [2] 田晟.族群视角下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1:25-26.
- [3] 李泽辉,朱宁宁,赵冲,等.基于卫星图像深度学习的建筑类型识别方法研究:以新加坡“店屋”建筑为例[J].新建筑,2025(2):93-98.
- [4]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新加坡的文物建筑保护政策[EB/OL].(2008-09-29)[2019-05-16].[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ZhJ\\_YvIwKkYJ:https://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sec/library/0708in27-c.pdf&cd=1&hl=zh-](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ZhJ_YvIwKkYJ:https://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sec/library/0708in27-c.pdf&cd=1&hl=zh-CN&ct=cnk)

CN&ct=cnk.

- [5] 李渊,赵龙,张娜.新加坡建筑遗产保护之历程、制度设计与保护性利用经验[J].建筑遗产,2022(4):20-29.
  - [6] Ronald G. KNAPP. The Peranakan Chinese home: Art and culture in daily life[M]. Vermont:Tuttle Publishing,2013.
  - [7] Ng Woon Lam. 三城记—A tale of three cities.[EB/OL].(2013-10-15)[2025-7-19].[https://dr.ntu.edu.sg/bitstream/10356/137117/1/ATaleOf3Cities\\_ExhibitionBook\\_2013.pdf](https://dr.ntu.edu.sg/bitstream/10356/137117/1/ATaleOf3Cities_ExhibitionBook_2013.pdf).
  - [8] PETER W. Peranakan legacy the heritage of the straits Chinese[M].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2009:45-46.
  - [9] 胡超.国民身份的建构[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20:71-73.
  - [10] 金立敏.福建宫庙建筑龙柱装饰艺术的时代风格流变研究[J].创意设计源,2021(5):26-30.
  - [11] 叶舒,徐华炳.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移植与适应:以南洋“娘惹文化”为例[J].国际传播,2018(6):73-84.
  - [12] 闫飞,陈紫荻.华侨文化影响下梧林传统村落建筑的文化共生研究[J].创意设计源,2025(2):16-20.
  - [13] KEE M Y, LIM H S. Peranakan Chinese porcelain[M]. Vermont:Tuttle Publishing,2009:31-33.
  - [14] 周雅欣.海口骑楼建筑立面装饰的审美研究[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24:79-82.
  - [15] 温为才,伍晓茵,张国雄.近代侨乡建筑装饰审美意识初探:以广东五邑侨乡为例[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3):1-6;92.
  - [16] 仲立斌.19世纪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的音乐与身份杂糅:从沃恩《海峡殖民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谈起[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4(5):122-128.
- 李凤华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黄运南(Ng Woon Lam)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